

天鹄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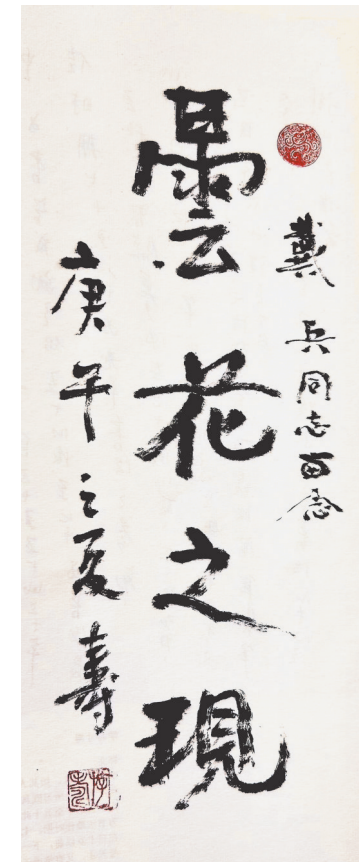
文化气息何以扑面

□萧林

每每拜观游寿先生的书法,都为充盈的文化气息所折服。那么,游寿先生书法卓尔不凡的文化气息,即世所公认的金石气和书卷气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先说家庭熏染。游寿先生祖居福建,游氏一门三进士,九举人,书香门第。先生曾回忆“福建是海口,接触外来风气早。我幼年没有受封建束缚(父亲虽是举人、汉学家)。未满六岁进小学,不穿耳,更不说裹脚。幼年是顽童,不能正襟危坐写字,八岁时还从树上爬到屋脊眺望全城风景,当然不受小学老师欢迎。父亲却是五县文教领袖,因之虽是顽童,而相当得家庭感染。父亲会绘画,篆、隶、真、草、行五种书体均工,我玩耍因之回家,便看父亲画画,写篆隶。”(引自游寿《随感录》,以下同)“大家闺秀”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培养出来的。同样,大学者的气度、见识与胸襟,也有赖于其幼年的生活环境。从所见文献资料上,少时游寿先生写字并不突出,但学识文章却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国文老师评点其少时作文“思虑速而能安排全文结构”。刚入福建女师时,老师邓厚中(邓拓的父亲)曾拿着游寿的作文本走到游寿的课桌旁问道:“文章词句皆可范,只是写得差些、差些。”这件事对先生刺激很大,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多次讲来,鞭策自己,激励别人。

再说受教于名校。游寿求学从小学始,一路名校。1920年,15岁的游寿考入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工部尚书王庆云孙女,晚清名臣陈宝琛的夫人,被称为“福建女学第一人”的王若眉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著名女作家冰心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以说正是从这里,游寿开启了修习书法生涯,直至88岁,其习书生涯长达七十余年。晚年游寿先生曾回忆:“到了福建省立女师,由于福建清末出了几位有名的科第人物,他们都妙于真楷,而我所读的是师范,尤重楷书。”于是游寿每日清早研墨,背古文,然后写一两张寸楷。暑假回家,就从父亲学颜真卿正字。高校,游寿读的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对这一时期游寿先生回忆,进入大学,由于我有一点古文基础,对新出青铜时代文赋感兴趣,多选修金文、甲骨、音韵课。从业后,游寿先生又



深耕于当时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史语所和国家博物馆,长期任教于高等院校。与游寿先生共事的先后有李济、梁思永、曾昭燏、夏鼐、向达、董作宾等知名学者。

三是问学于名师。游寿是金石书派的第二代传人,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的嫡传女弟子。胡是著名学者也是书法大家。游寿先生随胡小石读书时,常到胡小石书房中写字,也随时观胡小石的用笔,听胡小石论书。游寿先生曾言:“胡老师作书的磅礴之气给我启发最多。”游寿先生回忆:“我从未沾染流俗劣帖,而且执笔是正法,五指全用力,掌虚而直、腕平,大字悬肘,可以写得书法正宗。”先生习字曾摹了《甲骨文前编》,当时《前编》一部是三百银元,先生买不起,只好钩摹,是胡小石借给她的,用蝉翼笺。

仅就家学、名校、名师三方面而言,再加上精研古文字,现当代书家中又有几人比肩。

有评论称,游寿先生是先为学者,后为书家的,且书法达到的高度高于学术,作为外行,对此不便置喙,但我认为二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游寿先生本人也言:“许多老友以贱书有金石气,非齐辈所及,这不过是受我专业的影响。”

文化气息的根脉在于读书,书卷气自然采集自书卷,得益于孜孜不倦的读书。游寿先生一生读过多少书已无从考据,但先生在教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方面的高深造诣则为后人所仰望。游寿先生在传习书法时,反复强调前人“笔颖万支,何如读书万卷”的读书思想。她经常对学生们讲,中国书法是依赖于文字生长的,所以会书法的必以多读书作为内在力量,“写字”不只是写字,而且要加强文化学习。经常看到一些学者或政治家,他们并不常写字,偶然下笔,却风神不凡,使人折服。亦有些“司墨”者,写一辈子字,写得也端庄正正,却似“死在纸上”。旧社会的账房先生,成天写字,可是没有见过几个书法家。他们这种神学书派,从李瑞清、曾熙到胡小石,再到第三代传人游寿,无不以修养、人品立世。李瑞清是诗人和教育家,清末新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著有《左氏问难》十卷、《春秋大事年表》二卷、《诗集》《文集》各若干卷。胡小石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国学大家。游寿先生是教育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这些学问互相滋养,互相砥砺,使她卓成一代大家。学有师承,腹有诗书,韵味醇深的文化气息迥然不同于流俗,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当然,成就一个书法家,尤其像游寿这样的大书家,仅仅有才学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人生的经历。游寿先生一生坎坷,在艰难困苦的砥砺中褪去铅华,反璞归真,渐入化境。先生生于丙午(1906)年,晚岁曾赋诗一首:“幼非良驹,今成老马。不堪千里,似能识途。”游寿先生的问学从书之路,当给后人以启迪。

黑龙江山水艺术风格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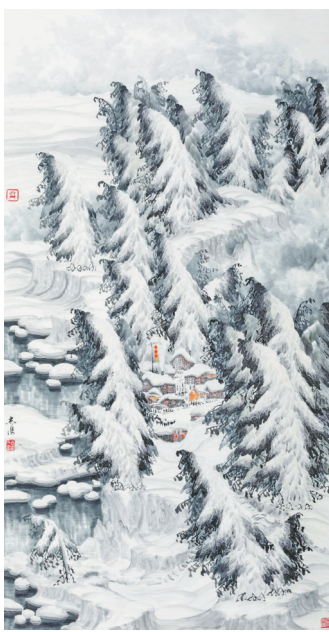
墨韵流芳 绘北疆



《天地人和·百家鸣和》 山水画 219x145cm 2022年卢禹舜



《瑞雪丰年》山水画 1962年王仙圆



《冰雪山水》 山水画 于志学

黑龙江山水画在继承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精髓也在不断探索与现代艺术理念的融合,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既体现在构图上的大胆创新,也体现在色彩运用上的独到。黑龙江山水画家巧妙地运用线条和色彩,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感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艺术氛围。笔墨苍润,是黑龙江山水画的核心特征之一。艺术家们通过精湛的笔墨技巧,巧妙地运用不同的墨色与线条,展现出北疆大地的苍茫与厚重。无论是山石的质感,还是树木的生机,都通过墨色的深浅与浓淡,得以细腻而真实的呈现。这种笔墨运用,不仅体现了艺术家们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与发扬,更展现了他们对自然元素的深刻洞察与感悟。

意境深远,也是黑龙江山水画的重要追求。艺术家们通过巧妙的构图和色彩运用,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富有哲理和启迪性的画面意境。他们善于从自然中提取灵感,将个人情感与宇宙观念相融合,通过画面传递出对生命、自然与宇宙的深刻思考。

王仙圆是山东海阳人,1945年来到哈尔滨,为黑龙江山水画作出了卓越贡献。王仙圆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他的画作能剔除偏见,博采众长,既有深厚的传统技法素养,又富有创新精神。他坚持面对自然,经常深入兴安岭原始森林写生,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这使得他的画作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他的作品构图多取景,松树成为其绘画的一种视觉符号,并被赋予了山川之姿,笔法流畅,着色淡雅,北国雄风跃然纸上,观之令人神往。王仙圆的艺术创作具有较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他终身致力于对北方绘画精神和风格的探索,其画作大量描绘了东北的山水,具有黑龙江地方特色。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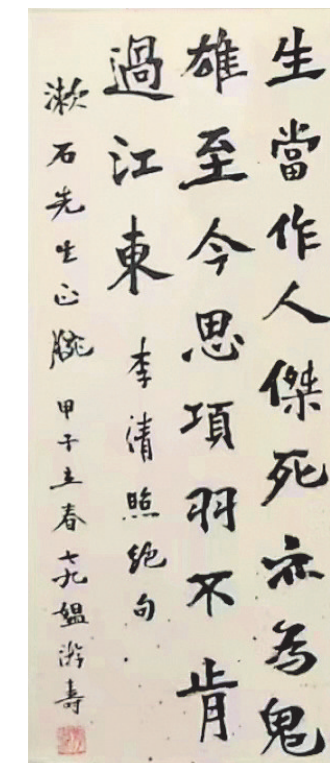
通过描绘东北的大森林,探索表现高大红松的技法,展现了塞北山河的壮丽景色,使观者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此外,王仙圆的艺术创作还体现了他的精神追求和艺术理念。他的作品内容贯穿“雅韵”,可见他对于自我精神世界中“雅韵”的“偏执”和坚守。这种精神追求使得他的画作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富有深刻的精神内涵。

于志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地域风情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北方山水画,在不断探索中发现并创立了北方冰雪的独特表现手法以及语言符号,开创了“冰雪画派”。于志学的冰雪画在技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独创了“雪皴法、泼白法、重墨法、滴白法、排笔法、光棚法”等技法,这些技法不仅丰富了冰雪画的表现手法,也为其赋予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其中“滴白法”是指在毛笔上蘸饱淡墨,使用倒锋走笔的方式用笔尖将淡墨挤压在宣纸之上,余墨随着鼻尖流淌到纸面上,形象地表现出冰雪将融的状态,为画面增添了生动和真实感。于志学的冰雪画在构图和色彩运用上也独具匠心,他能够将传统中国绘画中“黑白相生”“计黑当白”“执黑守白”的艺术理念运用在描绘东北山林雪景中,强化东北地区独特的森林、河流景观中的明暗对比,形成对立统一的梦幻之境,使得冰雪画既有北方的壮阔雄浑之美,又不失细腻和灵动。于志学的冰雪画在理念上也提出了新的审美内涵。他提出“创建中国画第三审美内涵——用光”的美学思想,通过“光棚法”等技法,使得冰雪画具有了通体明亮、晶莹剔透的光感。这种光的运用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也深化了冰雪画的意境和内涵。

卢禹舜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一位具有深厚艺术造诣和广泛影响力的画家和教育家。卢禹舜的山水画在构图

上饱满且意境深远。他善于运用山、水、树、云等自然元素,通过精心的布局和组织,营造出一种宏大而深远的画面效果。这种构图方式不仅使画面具有层次感,同时也赋予了作品深邃的哲学思考,使观众在欣赏之余能够感受到自然之美与人生哲理的交融。卢禹舜在色彩运用上也非常独特。他善于运用各种色彩的对比和搭配,营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画面效果。通过巧妙的色彩运用,他成功地将自然界的丰富色彩转化为画面上的和谐统一,使观众在视觉上得到极大的享受。卢禹舜的笔墨运用精湛且富有节奏感。他善于运用勾、皴、点、染等多种笔法,通过墨色的干湿浓淡变化,营造出一种富有节奏感的画面效果。这种笔墨运用不仅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同时也使画面更具动感和生命力。卢禹舜的山水画还体现了强烈的现代性。他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转化与提升,使作品更具现代感和时代气息。他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绘,表达了对生命和宇宙的深刻思考,使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境界。

黑龙江山水画在风格上有较为明显的融合性与多元化特点。黑龙江山水画在传承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之间不断寻求平衡,艺术家在深入挖掘北疆文化内涵与现代审美需求的同时,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理念在作品中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北疆风格。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创作方式,不仅让黑龙江山水画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也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黑龙江山水画在未来也将继续保持其多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技法和艺术风格,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传承和弘扬北疆文化,为当代艺术界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



格木镇上的《海神号》

□徐亚娟

黑龙江省作家王善常的短篇小说《海神号》入围西影集团“讲好中国故事 点亮光影梦想”全国中短篇小说征文大赛复名单。原作刊发于《北京文学》(2022年第7期)。

小说的题目和奥斯卡获奖影片《海神号》同名。只不过,一艘是超级富豪聚集的豪华游轮,一艘是格木镇上不良少年建造的小木船。这两艘《海神号》,都在寻找前路茫然的重生之路,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王善常笔下的这艘《海神号》,承载了格木镇几个少年或者所有少年,承载了格木镇两代人或者所有格木镇人的希冀,到大海去,到世界去。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里,有一个叫做马孔多的小镇。余华的小说《兄弟》和《文城》里,有江南小镇乌镇和溪镇。这样的小镇,是作家用他的笔布局的小镇,充满人间烟火,是生活中那些熟悉的小镇,是随便走进一扇门就能吃饱饭的小镇。这是小说的背景图,是故事的发生地,是滋养人物根须血脉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故事,一定就会有这样一群人。

不必探寻到底是故乡还是他乡。生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王善常,用一支笔布局了一座叫作格木镇的小镇。在这个小镇上,有一条河叫做格木河,河上有一座桥,叫做格木桥。这座小镇,是《海神号》的诞生地,也是《朋友》等其他几部小说故事发生地,这些以格木镇为背景的作品,独立成篇,各有各的话题,放在一起,居然就见到了人山人海、四季更迭,留言飞驰流长的格木镇。

在《海神号》里,这座格木镇,是中国北方被低端工业侵蚀了乡土的小镇,造纸厂的污染,钢铁厂的噪音,养猪场的粪便,生活垃圾的随意倾倒,让这座小镇看不到《边城》里诗化的气息。

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就有了作家笔下那群生活在这里的人,眷恋而又迷茫,封闭而又没有逻辑。父亲酒后

没有缘由的胖揍,母亲又着腰骂骂儿子的朋友,孩子们一言不合就举起菜刀,这些弥漫在茶饭之间的不堪,这些随风飘扬的戾气,就是格木镇的气质。作家清楚意识到,这样的小镇,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必然要发酵要嬗变,小镇必然要建一艘《海神号》,作者要寄希望于这群少年找到一条路,通往大海的路,通往世界的路。

好在这小镇上有一条河,尽管河道狭窄,污水横流,这毕竟是一条河,世界上所有的河流最终必将汇集到大海。这条河,狭窄局促,一路并非行云流水。这条河,是格木镇人精神世界的通道。在少年的眼中,这条河,是一条天路,是一条能把格木镇引导到世界的天路。

格木镇少年打造的这艘《海神号》,有着和奥斯卡大片《海神号》一样的力量。造船的过程并不顺利,航行的过程更是充满障碍。“他们根本没有趁手的工具。他们只有一把斧子和一把锯子。斧子是海涛从他伯伯家偷来的,木柄已经松动,斧子头经常会掉下来。锯子是二皮从他家的屋檐里翻出来的,锈迹斑斑。他们还缺少铁钉,不是几根,而是几百根。正好小胖他妈在格木镇商店当售货员,小胖说他能从商店里偷到铁钉……”

这篇小说里的海涛,二皮,小波,还有那个青蛇帮的头目李红旗,还有在他们背后没有姓名的少年,他们生活在格木镇,注定要以打仗为他们的青春涂抹一些他们以为的靓丽色彩,让他们对抗一下未来注定要去扛麻袋的命运。在小说里,通篇都没有对这群少年“不良”的贬斥,他们的“不良”不是恶,仅仅是这小镇的无奈,是和造纸厂的“粉红色废水”一样的无奈。

“希望”是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的力量,能够冲破所有的迷茫和苦难,海神号这艘用旧木板,白床单,偷来的钉子做成的小船,具有无所畏惧前行的力量,在格木镇成长起来的少年,他们身上燃烧着希望的光。

或许,作家自己就在一个叫做格木镇的地方,在建他的海神号,到大海去,到世界去。



龙头新闻APP黑龙江文旅,妙赏频道 更多内容请关注